

詩經大全

九終

頌四 周頌 魯頌 商頌 至 殷武

特別
12
16
29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十四



頌四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頌者宗廟之樂歌太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
序以此言之孔氏曰頌之言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
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采子曰
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荐之郊廟所謂
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
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
吳天有成命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
執競意是也



附焉孔氏曰雅不言周頌其體制各別也○新商魯三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后世文獻頌特效魯耳○正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視疎之義故商頌凡五卷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嘆辭穆深遠也清靜也神之道尚繫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肅敬也顯明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肅敬也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禮萊呂氏曰士虞顯相風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其有顯著之德與稱之也濟濟衆也多士與頌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走言勤事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曾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策萊呂氏曰朝諸侯受諸侯之朝率以朝諸侯而己周公非自居南面而詰所謂王在新邑承祭歲是也言於穆哉此清靜

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東萊呂氏曰言顯穆然奉祭之氣象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
 王之言而可見矣王之言而可見矣
 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臨川王氏曰肅雍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
 之主臨川王氏曰肅雍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
 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如對越
 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如此則是文
 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猷歆於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人也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承也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句說也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王今助祭之公侯執事於此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嚴事者無猷歆乃如此於此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肌決德沒世自有不辭忘者矣臨川王氏曰於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
 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

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
 之意深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
 容而後足以見之哉禮記文王也
 靜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雍顯而見矣
 雍即文德之謂也禮記文王也
 即肅雍之謂也禮記文王也
 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九峯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
者歲率之祭也
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
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
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書大
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定
字陳氏曰雅雅肅肅乃文王盛德光輝于
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雅之德執事者秉文王
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文王是文王盛德之容宛
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非虛也樂記曰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反一倡而三嘆有遺音
者矣鄒氏曰朱弦練莫澠然也朱弦練則
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曲
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始倡歌三歎謂三人
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盡音聲故但以熱
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
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嘆者一漢因
人倡之三人之和如今人換歌之類

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獨上歌不
以莞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
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
廟之瑟而疏越秦漢之存乾豆亦唯堂上獨
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
以堂上特歌而名之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
命不已言變躬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
講也須有息時只人為之如使可為須使百般安
為無為故不息純不雜也程子曰不巳則無間

文王之德也文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
而其德天歟 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替文王之德
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
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
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
之如此其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已 純則無一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西山真氏
誠無一息私偽雜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
轉一息不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夜夜而老老自始而
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
誠也誠自自然能不已

假溢我稼我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
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 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
祭者皆得篤厚也 東萊呂氏曰安成劉氏曰後王主
稱曾孫篤厚也 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
而不忘所謂行著 〇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
固亦在其中天 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主又當篤厚
之而不忘也 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
忘也去聖遠與今為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
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神始言子孫勉力保守以

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
孫保之慶源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
天為一也后四句言已與后王皆當去文王
不巴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
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
也魯孫篤之望于后人之辭也○定宇之辭
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后人之德上配天道之
窮下被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
逆篤厚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
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
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
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

則潔靜而不穢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
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
貽后人故曰始祀至其久而有成焉是文王之
為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謂法度典章
之法實啓有然此詩疑有闕文焉謂法度典章所
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
自文王始之矣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
禎祥者可矣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效維清一章五句

列女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
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

疆使我子孫保之也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

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

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承戰也靡

戎音修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

靡于爾邦則王當尊汝臨川王氏曰戎其無封以

之所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

孫繼序而益天之也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

于一作於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

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廣氏曰此成

不盡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曰不顯統言豈不顯也此借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按詩中

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大學引

詩正

三頁一四

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宋子曰於乎
文武也君子謂后賢后王小人謂后民也此言前
王新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
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
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仰其德業之盛也親
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
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
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
可互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句七
三句相叶亦
隔互叶韻也

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竹律祖若岐今按彼書且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岷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但訓為

有岷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岷疑或別有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岷險僻之意也

夷平行路也○此祭犬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犬

王始治之犬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

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

保守而不失也黃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

作似以岐可與周而天故使太王之康子孫之保而

獨歸之于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

乎天其終保之亦係乎人○華谷嚴氏曰作者造
立之言也近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以為是
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又曰太王
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王告神明之
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
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
地設也夫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
猶治亂謂之亂也夫太王治荒之日亦曰彼作謂之荒
唯太王與天同功也夫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
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也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安成劉氏曰朱

熙

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必先儒之誤而謂非王
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基積累于下以
之誤而以為謚名固各有當也基積累于下以
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詞靖安
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
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
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
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
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慶源輔氏
戒謹恐懼也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微不靜
則不能到中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嚴
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
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風夜基
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也文武之業而盡其心
問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
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

皆是一統民事○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
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
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而為心後能安
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也○豐城朱氏
曰不無敢於天言而後無密以德言榮敢康寧之
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
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成先王之業
者是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其國語叔何
引此詩而受之命者能安靖天下而保其國語叔
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何緣無詩宋子曰
王詩而今却要解即成王做成王之類便是康
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莫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
尊之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宋子曰周禮有
烈考亦右文母祭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
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暇文王既右享之
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
尊如云位在右尊義○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
降而在比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東萊呂氏曰
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
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天此段言
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其天之享而以其字

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
見取法之甚也慶源輔氏曰儀以爲儀也式以爲
式也刑以爲法也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爲動
作不敢忘嘏錫福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
文王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
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
然矣慶源輔氏曰亦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左
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此字言之豐
城朱氏曰承上文而言御不敢必于人而寔可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于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于文王
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曰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
格之者有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
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
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李氏
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深
憂懼憚惕畏天之威慶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
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

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
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
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
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二歲王巡守殷國注
云殷統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峯蔡氏曰柴潘
柴以祭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
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定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
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
招以茅晉語所謂置○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
茅絕設表望是也

歌也武王巡守於方岳乃作告天之樂
巡守者因而皆用之與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
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子者親而
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詞
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
也詞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爲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錢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震動疊懼
懷柔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
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

柔百神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干河
 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格則信乎周王之
 為天下君矣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
 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
 受求非人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
 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
 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
 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
 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戢戢櫜高故納弓於衣謂韜弓也肆陳也夏中國

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
 序在位之諸侯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
 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
 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
 序在也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
 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三山李氏曰
 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安成
 劉氏曰天既右序我周使人神受我則我周王固
 為天下之君而為天之子矣我周既式序諸侯而
 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
 一節則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
 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于我周
 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奉
 享蓋王巡守蒞國則諸侯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奉
 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

周公作
周文公

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言明昭有周而下則
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
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
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乎王之能保受
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
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
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回不
也在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
外傳又以為周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
周公所作也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
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
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
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
守之事詩有詩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
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

樂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樂之實也昭我周
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
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戰槩之意乎建官位事
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外傳又曰金奏肆
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鄭氏曰以鐘肆
所謂金常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
奏也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王云
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顏氏曰
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
於樂章其職掌于鍾師然杜預常昭之說與
呂叔王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
異名也又曰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
齊夏族夏械夏鼙夏是總為九夏之名齊音
齋械音該鷩音越○鄭氏曰疑皆詩篇名
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

不能具○(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
作而周孔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
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
后之詩而乃以為紹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
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
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

三山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
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
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聲震將將降福穰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
受福也華谷嚴氏曰此言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
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

也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
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華谷
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詩經卷之四

既醉

執競一章十四句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王莫能強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聲之馨磬篔篹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及復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已之明斤斤不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武陰也而文取數尤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

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

之文章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

此之謂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

麥牟大麥也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穀

謂大麥故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之安成劉氏曰直可配天明故謂蓋使我烝民得以粒

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

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尔后稷之所立者是

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曾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華谷氏曰后稷遺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谷獨來年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震氏曰詩言來年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民者以此為善也

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震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徧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養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稷教隊稼契教人倫之事蓋天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帝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詩邁篇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公所作○漢氏曰此郊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獻后稷之樂歌祭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後我將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不說文王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上帝此篇注說后稷有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敬聖力之反
賦也嗟嗟重去聲嘆以深救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

公公家也登賜也成法也茹度也○此戒
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女當來咨
度也履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
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
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于后復教民稼穡之事乎
者故命之末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曷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於音鳥

命我衆人痔乃錢鏹奄觀銍艾痔持耻反錢子淺鏹音博

保介見月令呂覽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
也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輔氏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莫春斗柄建辰夏正
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曹氏曰凡田一歲曰籍初
之三月也畝三歲田也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
田也三歲曰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
畝乃成熟也
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
甸徒也痔具錢鏹桃音鏹鉏皆田器也銍種禾短鎌
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鉏一耨一挑然後成農
三者皆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
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履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
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新求成之使及時務農
新而該舊也○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

故首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
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
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曰治其事于前則收其功于后不可不勉也○
豐城朱氏曰惟能壽乃錢鏐乃能臣工謂凡百官
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
之有官守者固當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
乎國其法充者固當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
開其是成之日詳倫爾農官其可治其新畬矣爾
母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况來年將熟矣爾
可以受明賜於日然即來年以爲嘉穀之占又可知
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之
錢鏐之用雖在春莫之時而銜艾之收已在於
孟秋之際持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爲久而難待哉
言豐稔之際持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爲久而難待哉
以勸勉之也然

臣工一章十五句

農之意告之也○
來咨來如未有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
從事者而與之言亦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
述其相與贊喜
勞勸之意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時農夫播厥百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
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
川內方三十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

詩至八

卷一百一十

十

夫問有遂萬夫有川○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粟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耦二人餘百步即是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汝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新安胡氏曰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由故皆謂之私○溪陳氏曰周制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格

庵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遂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而又有途路也○蘇氏曰民曰兩我公由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豐城朱氏成王之謚則成王以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而之戰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噫嘻一章八句○震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之詞既昭格汝言昔時成王嘗進汝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我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凡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詩經卷之六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王氏曰雝離有水
西雝客謂一主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孔氏曰客者敵
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祀世家
武王求禹後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其後則初封
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
王家也○此二主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
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
白也薛谷嚴氏曰振振然群飛之鷺集于西郊辟
之君皆未助祭於或曰興也此亦有此容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讟庶幾夙夜以求終夜叶羊姑反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
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此譽矣三山李氏曰庶幾
無窮也或曰伴我有周無讟皆此意也陳氏曰在
彼不以其葉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唯德
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
崇德象賢統承先主忠厚之至也震源輔氏曰在
也在此無讟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
足然此所謂齊也庶幾以永終此齊也尊之曰客又
鷺比所謂齊也庶幾以永終此齊也尊之曰客又
之意也末長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
本於此說之下

振鷺一章八句三山李氏曰祀宋天子后也其
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

未審如何采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
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
尸者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
受胙併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
然今併於諸獻既畢之後所以多事○曹氏曰必
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曰必
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
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
蓋覆車為

星多黍多稌亦有高廬萬億及秬為酒
為醴為粢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
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荆揚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

與作字

年之時或向或亦助語辭數下色主反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秬黍進昇與洽備皆備也○此秋冬
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胡氏曰按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荐宗廟之樂歌
豈非以其有丞昇祖妣之辭歟○安成劉氏曰序
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變為春秋祈良
報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
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
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統用序意者豈后來所改
有未盡欤然河漢氏胡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
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備也
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
方社而言蓋言收人之多而神以祭祀百禮
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
報賽之祭以隆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尹陵曹
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
而養者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周禮：上瞽四，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瞽者相之。瞽視了。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祖通言先祖。此工兩句總序其事也。慶源輔氏曰：瞽者言作樂之人也。庭者言作樂之處也。此兩句乃總序其事是也。○靈城朱氏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于周之庭矣。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由縣鼓鞀磬祝圉。

既備乃奏。蕭管備舉。

設業設虞，庚音巨。崇牙，以音牙。樹羽，以音羽。應由縣鼓，以音縣。鞀磬，以音鞀。祝圉，以音祝。上叶聲字。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

上也。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桐。大板謂之業，所

日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之角，明堂之位，所謂文

畫繪為翼，載以璧樹。琴於桐之角，明堂之位，所謂文

之壁。應小鞀，田大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

東自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鄭氏曰：田當作鞀，音

應既是小，則田宜為大也。鄭氏曰：田當作鞀，音

小鼓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大師職

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禮記

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懸之

簞也。周禮：縣鼓始垂於簞。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

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伏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柝也。孔氏反之，令左右擊以

上叶聲字

起樂者也。圉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
銘刻以木。長尺。八寸。中鼓。敵謂之籥。即璞云。其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推連底。桐之。其椎名。
也。敵以木。長二尺。四寸。陰也。敵也。籥音。直。桐音。同。
考索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也。籥音。直。桐音。同。
樂作陽也。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也。籥音。直。桐音。同。
以陽敷也。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也。籥音。直。桐音。同。
之管如籥。併兩而吹之者也。歸川王氏曰。籥管為
孔氏曰。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蓋並吹兩管也。
嗶嗶厥聲。南籥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永觀厥成。

我客二主。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
成。成者。也。故曰。成。一終也。○九峯蔡氏曰。樂者象
也。獨言二主。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賓。蓋尤
以是為盛耳。○蓋山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
我客戾止。以先代之格。武王合樂。而曰。虞賓在位。
日崇德。尚賢。統承先王之修。其禮物。非尊尊之至也。書
帝明王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尊聖
以此為盛。我有嘉賓。則商之禮樂。以此為盛。我客
戾止。則周人作樂。故先祖是聽。也。○豐城朱氏曰。樂
聲。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猗與漆沮。烝有彘魚。有鱣有鮪。魚鱉鰕鯉。
有瞽。一章十三句。○濮氏曰。始言樂官。甲言
樂哭。終言樂聲之美。
○鯉張連反。鮪下執反。鱣音。鱣。鰕音。鰕。鯉音。鯉。鰕音。鰕。

詩經卷之五

詩經卷之九 九月 七十五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テクシテツリ
テイニタ
テイニシラ

祀計職識反
テイニシラ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賦也倚與歎詞潛糝也糝音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祀一作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テトニト
ニトニト
ニトニト
ニトニト

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

已季春荐鮓乃序說也

相息亮反辟音璧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テトニト
ニトニト
ニトニト
ニトニト

於音鳥

相音上

肆音子

假音下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饗嘗糝考綏予孝子

故而不作

於歎辭廣牲大牲也臨川王氏曰頌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緩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得華谷嚴氏曰言以奉其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久以及于天曹氏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而克昌其後嗣也而星辰淨無錯行妄動之變而格乎天所以也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乎人而格乎天所以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

故而不作

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文乃武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于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蘇氏曰周人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文王則不敢斥其名故也曰文王昌書稱推爾元孫某史官不敗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夷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釁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救現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之意言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也諱也

緩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列考亦右文母

壽叶直西反

介叶水干

右叶又

考叶音口

文母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若祭祀是也周禮春官人祝
右祭也周禮所謂享若祭祀是也掌辨九摯以享
則烈考為文王之詩無疑此詩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此詩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
也慶源輔氏曰緩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
與文母也○妥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
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宣哲有以盡
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脩君之德
其昌厥後則文王之所安乎人上以故能安我眉
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
愈久而不替即緩予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誰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

此詩鄭氏曰學士國論語亦曰以雍徹祭所歌
宗廟而收其俎也天子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
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童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脩華有鶴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詞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
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旂也○爾雅
于竿畫交龍於旂央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
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

曹氏

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其車服之盛如此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

率見昭考以孝必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次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昭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附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穆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進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此乃高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之未朝將以稟受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以介眉壽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享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六且多之綏我以為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諸侯助祭以致至於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永保多祜皆汝羣

公有以緩之而使
得以緝熙于純嘏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 賈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周既滅商

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

也 賈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

下寧殊異以亦語辭也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

舊也 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 姜且未詳傳曰

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此

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孔氏曰命微子為宋公代殷

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黃氏曰馬有繫白之色人
賢則同人之於微子無 往而不見其可愛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賈氏曰謙却張氏云宿

凡再宿者再也 ○華谷嚴氏曰恐

嚴氏曰樂其留之也 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

其去之速也 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

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

其去之速也

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
一節言其留之也晉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
王車服孔夷也○周氏曰威其等威之大異
乎列國之諸侯笑○周氏曰威其等威之大異
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周氏曰威其等威之大異
而神降之福故

有客一章十二句慶源輔氏曰美且敬慎貌又
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
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
一宿而一誠之至也宿信再宿而宿宿而宿
不欲其去也去宿而復追還之所以宿宿而
者至也無方焉慙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
威儀則其降之以此無斁也既與之以盛
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列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者是爾功

賦也於嘆辭皇大邀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
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曹氏曰伐討以除害言武王
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
殺以致定其功也○黃氏曰武王克開而武王
意在於止戈大武之器是也○三山李氏曰大武之
日信乎又王有文德以開於人止殺也○華谷嚴氏
未除則文德未盡於天下故武王繼之歸重武
而受之明非武王之烈實不承乎文王之德故不
宇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不承乎文王之德故不
焉武而止殺致定烈實不承乎文王之德故不
武其信未之文父子心故武其烈之中實有文德
武王成終有洗后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

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
勳于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
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豐城朱氏曰武
王之功所以天下莫不於勝股以見其伐暴之象於前而武
王受之於后也於勝股以見其伐暴之象於前而武
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
業之所由成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漢氏曰左傳
此詩為大武之首章齊為第二章桓為第六
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曰大武周
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孔子語
賓年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禮
道四達札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明堂位曰下
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攝之朱

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
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武所執
也○運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
也謂于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
而成功也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
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有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小造造叶世反嬛嬛在疚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孝叶呼侯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

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烝同無所
依怙之意攻哀病也匡衡曰莞莞在疚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
未甚速故猶以死喪為言皇考武王也歎武王
之終身能孝也安成劉氏曰此釋正文第四第五
可謂成笑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
而成者謂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
喪畢思慕所以成已治則非矣匡衡可謂善說詩也
其效驗也惟成工之能如此所以化之本則又以言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
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茨也漢
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
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茨
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
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史學而不精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
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
乃有登降堂只與此文於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
語也○安成劉氏曰大抵此言皇祖陟降堂只
其言三公登降堂只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
只為語助辭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
字或傳寫之誤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詩經卷之七

皇主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為孝○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于廟對越祖考則然自念而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此記曰致愛則存致愍則著孝存不忘乎心夫安得而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不忘乎此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武王之孝於文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武王之孝於文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

所作為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

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矣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於音鳥 上落字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維乃祖反

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維乃祖反

其身賦也訪問落始曹氏曰凡宮室始成悠遠也文如

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

亡之憂明顯則○成王既朝潮于廟因作此詩以無昏塞之患

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
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
強上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
也則亦繼其上時掌下還嫁於庭陟降於家庶幾
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慶源輔氏曰
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而二者相資盡下
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
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漢武王之道甚遠
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
識夫武王之若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
識此味武王之若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
就之德恐其將予就之德恐其將予就之德恐其將
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
以爲予乃勿冲小子未繼紹武王內之多難此蓋指
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之多難此蓋指
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武王內之多難此蓋指
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矣三山

李氏曰自訪于洛止至繼判海皆是仰先王之
盛德自繼判海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
氏曰自繼判海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
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蒿悒悒如或見之也
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
何其微婉懇切及復曲盡有無旁之嘆誄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字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
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念文王而見
上下陟降於庭者如武王念文王而見
其陟降於庭者如武王念文王而見
忘哉惟其能敬以前詩之風夜敘止繼序思不
以能武王之二詩語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
於家庭也二詩語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
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
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取家上篇言陟降庭止
不忘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取家上篇言陟降庭止
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

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
甲以祠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
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委成劉氏曰夫
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爭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
王之達孝其樂即前編所謂未世克孝者也成
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換
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者其孝可謂不
美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群臣之
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

易保也華谷跋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
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裁者
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
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
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
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震源輔氏曰母不敬可
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
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
已所為之事日監在比也陟降厥士即所謂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將行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佛時仔肩又音嗣仔音茲

將進也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佛通鄭氏曰輔
氏曰佛謂之弼者言匡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
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孟子所謂法家佛
也仔有任也華谷嚴氏曰仔有為○此乃自為答
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教也然願學焉庶幾日
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
臣輔助我所負荷左合何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
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
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言成王自
知其與行皆有所未至故勉學問庶幾日於
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學不已以至
光明又賴群臣助我耳日就月將而示我以顯明之
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
資明所以自責於已者盡資于人者廣則大學明德
以至于平天下之事則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

學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
心也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
令其光明之意則訓明字心也光明則此
有連緝不已之意則訓明字心也光明則此
光明見得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
是河嘗不光明只是不明便昏了戒王以天之當
敬之一章十二句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之忠也臣以未
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之忠也臣以未之忠也臣以未
已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
造於高明而上之大而在吾心之大矣其為敬
在天孰大於是

予其德而後後患莫予弄蜂自求辛螫肇
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于蓼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六必慎斧使也蜂小物而
有毒臨川王氏曰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力公小
鳥也拊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鷦鷯故古
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山陰陸氏曰說
常若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機然
故一名漢崔化陳為鷦○理雅曰俗呼巧婦一名
工雀匠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
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而得辛蟻信挑蟲
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
事也眉山蘇氏曰成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
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后患也○采子巨

蜂不可使而使之則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挑
蟲及其折飛則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
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
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二年已按書曰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羣叔流言則秋是武王崩流言即與周公
避而居東二年之秋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
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然我方幼冲未堪
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
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
哉

小懲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懲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
患無由至矣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
謹之於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
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挑蟲之小則其後無辨
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
必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斂草木是也是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斂草木是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苗間草也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也

侯生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醴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也

左右者也華谷嚴氏曰言衆力嗷衆飲食聲也媚順依

愛士夫也言節婦與耕夫相慰勞也三山李氏

蓋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曹氏曰士不耕

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饋餉之煩而依其

耕婦饋餉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馬略利曹氏曰

則入土為之深休始載事也務反土也前曰其耕澤

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第三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活叶音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

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

俗也鄭氏曰實種子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

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生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也安成劉氏曰第五節

厭厭其苗絲絲其庶

絲絲詳密也庶耘也臨川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

則既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絲絲為善恐傷苗

也華谷嚴氏曰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是耕田除地上之草也既苗而耘是除苗間

除上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耘是除苗間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秣為酒為醴

生出土一作也

詩卷之八

烝嘗祖妣以洽百禮

此于比反 濟濟子禮反 積子賜反叶上声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體五齊祭則酒正秩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承烝嘗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

有釀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釀謂和反 邦家之寧 豐城朱氏曰皆酒 胡壽也 孔 必芬香也 未詳何物 體芬芳之氣也 胡壽也 孔 曰周書謚法保民考文曰胡 以燕享賓客則邦家 之所山李氏曰胡考老也 所以安也 安 劉氏曰第八節又言 可以燕賓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今叶音經 法元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 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 自古有年也 宋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 如此繼此以往尤碩勿替也○ 安成劉氏 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笑一章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 亦不殊 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所用 為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 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 醴異祖妣其亦秋成之祭存新於宗廟而敬 之也 鄭○ 新安胡氏曰此與良邦一詩誠不

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閱其耕種之勞序其饒
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
以祀祖歟而為和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
盈婦子寧殺梓社以以續此皆與田家勤勞
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
茨信彼南山南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
以寓其鼓舞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趨功之
心也耶若拘拘於祈
報則感發之意敬矣

畏畏良耜載南畝

賦也畏畏嚴利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安成
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

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此
其饁伊黍無珍味也○安成
劉氏曰第二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緝其縛斯趨以婷荼蓼

糾狀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趨入
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
故並萃水陸之草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
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華飾無遺力所以記耕
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安成劉氏曰第

獲之獲之揜揜積之揜揜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以開百室

揜揜獲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鄭氏曰如墉如櫛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觀觀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也 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故各享其樂也 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其樂也

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特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

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杏也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與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后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其紆載弁休休自堂徂基自羊俎

聿及嘉况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紆繫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

於王之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鄭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休休恭順貌氏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休休恭順貌氏曰人貌基門塾之基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基順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西皆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謂則內塾之基美大鼎彝注云飲上而小曰爵園弁上謂之彝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諱也山李氏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簠與奠同告繫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諛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安成劉氏曰

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灌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銅於房東視几席及敷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宗人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住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審告鼎之繁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震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繁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祖牛先小后大也○鵠曰及彝先大后小也○先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敬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后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震源輔氏曰第一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詩或紕依牛解柔休並叶基韻或其基莊並

絲衣一章九句

叶紕韻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於五其鑠式灼反

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躋居表反

公兪師上師之四反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躋躋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先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

詩經大卷

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
其物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
其有跡直至此師到來既純光矣然武
而天翁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
於是寵而受此師可也然武王之武也
惟武王之受此師可也然武王之武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酌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
而舞也定安何氏曰勺篇也舞篇文舞也孔
詩為舞也賈氏云詩為舞章與舞人為節故以
頌篇也萬舞而奏禮然此詩與賚般音皆不用
詩中字名篇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尊養

為酌也○辭俗嚴氏曰初則遵疑取樂節之
養繼則驕驕酌其時措之宜也武曲名正義云
名如曰武宿夜云爾禮記曰武曲名正義云
武王至商如停止宿夜士卒
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予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
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

詩經卷之四

飢作饑

謂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也

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

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然天命之於周文而不厭

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出而用之於四方

也故武王之所應則天之眷佐有周固匪懈矣以定

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

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于天下時應于

上之德所以然者由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

而之德惟其有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克定乎厥家

此其德所以昭乎四方而後君天下以伐商之神也

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于天之神也

也此所謂於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于天之神也

故周有代商之命其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

文王之命即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

下以代商也

之嘉應也緩萬邦者武王之志也

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而天弗違也天

定也天此武王之武所成也

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

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

武王時作者亦誤矣

事以告于武王耳

武王時作者亦誤矣

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

類禡馬嫁之

反

之

之

之

詩豈后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

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詞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
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之定也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

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

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慶源補氏曰武王之封之思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思繹者耳非心之思也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思繹者耳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天下之安定則度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天下之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與起人心也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

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安成劉氏曰大武作于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於音烏隴山隴音烏奮獄允猶奮音烏翁河

敷夫之下袁蒲侯反哀時之對コタツ時周之命ナリ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隴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翁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翁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狩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夫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賈氏曰得于名山山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編祭群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

狩一作守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命也○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盤音丁章七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編乎四嶽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資皆大武篇中之名如曰武宿夜云尔然則酌名篇取樂節之名與資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十一章

詩經大全十四卷終

詩經大全卷之十五

魯頌四之四

魯少聲去皐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三以

封周公長如夫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

等州即其地也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

密縣與沂州平州海州今之海州密州今高

並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

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

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新安王

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

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我

狄是膺刑罰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

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之變也周公之

詩至六

一頁

四六

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
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
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
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
世孫僖公申之詩孔氏曰從周公數今無所考
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
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
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
孔氏曰雖名為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也又曰頌味魯公功德總知變風之美者耳○魯氏斷今以其體現之分章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主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與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

之法也朱子曰善之於篇所以見其體也
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
索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后世有見其非耳非
謂其言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
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
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其詩所以禮之也
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
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

詩經大雅卷之五

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駒腹幹幹馬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

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居與良田也駟馬白跨曰騂騂孔氏曰騂黑也

處黃白曰皇皇孔氏曰黃而微純黑曰騂

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

公當作魯侯前云惟闕宮一節為僖公之詩餘則

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

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故美之曰思無疆

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騂牝三千亦

此意也蓋田呂氏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

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騂牝三千

獨牧馬而巳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若此非

慮之加及者無不善矣○抑雅曰石里奚爵祿不

謂也○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馴而壯

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駒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

駟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騂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騂也倉白雜毛曰騂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騂也倉白雜毛曰騂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騂也倉白雜毛曰騂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騂也倉白雜毛曰騂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騂也倉白雜毛曰騂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黃白雜毛曰駟孔氏
 二色首異故不言雜毛也
 桃花赤黃曰駟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駟是駟
 馬也鮮明者上云黃駟曰黃謂黃而微黃者謂其赤而黃其
 微赤此云赤黃曰駟謂赤而微黃青黑曰駟孔氏
 而微黑即今之任任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
 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騂有
騂音岳
 駟有騂有雜以車緹緹思無數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驪良忍良反曰驪色有深淺玳馬反如
 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反曰駟赤身黑

鬣白駟氏曰鬣馬鬣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
 黑身白鬣曰雜叶音 緹緹不絕貌駟厭也作奮起
 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報音恩 騂音岳
 駟有騂有黑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駟也形白雜
毛曰駟今駟黃馬也 豪辭閑去 曰騂毫在辭而
白也 蓋膝下之名 二目白曰魚似魚自也孔氏
間二目曰魚祛祛疆徂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

詩經卷之九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
或懲皆有以使人得情性之正朱子曰如正風雅
之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詞可以使人之戒慎人讀
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
可如此所以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
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
做時文相相似乃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
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
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
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
劉氏曰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
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
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舉
詩之全体若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

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
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蘇氏曰昔之為
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合於其心焉
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馬有駉駉浦必反彼乘黃乘繩証反夙夜在公明時諷即反在公明明

振振鷺鷺于下下後五反鼓咽咽州鳴玄反醉言舞于宵樂明今

興也駉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廬陵歐陽氏曰明
明修明其明也
振振群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鷥

辨治
命別カ
テト
フカ
フカ

夙夜
久キ
キ

五字字
一本作於

詩經

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

鷺興與潔白之形也○盧陵歐陽氏曰取其修潔

與之飲酒以鼓○鄭氏曰潔白之臣羣集于朝君

節之咽咽然昏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

飲而頌禱之詞也○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末章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今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

歸以禮節之也

○有駉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

燕自今以始崇其有君子有穀詒孫于子

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

也○曹氏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

或曰祿也貽遺也君富且有後也

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謀遠矣君子有穀貽孫子為后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其旂旆伐響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

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

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諸侯泮宮也鄭氏曰泮水也

也謂上壅水之外國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芹水菜也

其戾至也旂旆飛揚也噦噦和也小無大從公于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

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也和顏色也

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以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共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

適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開辟離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蓋億萬計而言魯侯與其眾至泮宮也三章以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以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共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

是也○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族則樂其笱聞其鸞則樂其歲見其馬則樂其駟載色載笑即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茹叶謨九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

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茹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

江南人謂之萹菜者也本草注曰萹菜三四月份以後名現萹味苦體澁長道猶大道也屈臣醜衆也盧陵難老則可以一長道而服羣衆也○臨川王氏曰此日順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安成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

枯枯侯五反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三山李氏曰內

能值其明德外能值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
則之也○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
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
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
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安成
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

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
囚也囚所虜獲者耳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
臣之力殺取其耳故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

之罪故善所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蓋古者出兵受成
於學禮記王制注曰兵謀也及其友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

告耳者○安成劉氏曰司馬溫公曰受成獻馘莫
不在李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
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為矣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

有是功也○山李氏曰古者建李恭才在此飲酒
為徒設者正於此風化多矣○慶源輔氏曰序以為

修泮宮者又恐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時而詩人
殊不如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時而詩人

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于五章頌願魯侯
獻馘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于五章頌願魯侯
獻功德於李也○安成劉氏曰五章頌願魯侯

詩經大雅卷之五十五
狄他歷反

○齊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來柔皇重不吳不揚不告于詒在洋獻

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
遠也○臨川王氏東南謂淮夷也
城朱氏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與見於費誓之書則
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
人頌禱其君必至於於彼東南而巳然矣故詩
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
詒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

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

獲

賦也觶弓健貌
也

詩至大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黶懷我好

鴉叶于反 泮水也 泮水在魯國

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賜諸搜矢疾聲也 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東矢當屬搜矢疾聲也 孔氏曰其發則博廣大也無數亦言競勸也逆遠 投然而勁疾 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蘇氏 不逆○兵戎精繕士卒競功故能克淮夷甚善而 以服也○臨川王氏曰堅固其軍謀謂度已之德慮彼 之罪以出兵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 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其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 未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 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 而未有以勝之也○安成劉氏曰七章願公之兵 徒精好謀慮審固 而終服淮夷也

鴉ノ惡
カクカヘラ
シキ声ヲ

音サト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サト 音サト

金カネ

刑列揚列ノ南方ノ金、銘金ナリ 淮夷ノ惡念ヲ カテヨキ心カラタラフ音公ニテニラシ

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黶桑實也曹氏曰傳云桑椹 知鴉食桑黶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椹鴉未食 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 懼覺悟也琛寶 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憬覺悟也琛寶 也元龜尺二寸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 賂遺也南金刑揚之金也鄭氏云刑揚貢金三 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夷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 屬刑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淮夷之地出此物 也○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是 淮夷世為魯患故願魯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 也此章四句如行蒿首章之例也安成劉氏曰卒

前蜀興後

詩經卷之五

泮水八章章八句

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
信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
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
疑而朱子於三
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
為信公存日之
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
經也今幸有魯
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
尚何過疑之有
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為
泮宮之詩而且以
事也無所考故不質其為信
公之詩而固疑皆
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
公之經固疑皆
無所見也至於信公克淮夷
亦不見於
春秋而信公十三年嘗從齊桓
會丁鹹為淮
夷之病於十六年嘗從齊桓會
丁鹹為淮
夷之病於十六年嘗從齊桓會
丁鹹為淮
雷為頌禱
之益詞也

閼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稷穰叔來奄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奄有下土

續禹之緒

賦也閼深閼也官廟也
實實鞏固也枚枚礩礩也
密也孔氏曰枚枚者細
實語及書傳說天子商飾皆云
密之意故云礩礩密
材而若之加密石焉是若密之
事也時蓋脩之故

詩

閼宮

依音思

遲叶陳回

上帝

福叶筆尸反

種丘龍反

稷微力反

麥叶訖力反

同叶于

過久

緒象呂反

秬求許反

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
而下及于僖公耳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姬后稷至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薛魯公受回和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種後種曰穉孔氏曰重稷也晚之異稱奄有下國封於句也華谷嚴氏曰劉氏非其始奄有下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土所以要其終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利氏曰禹能平水土搜能播種二者俱以治之地也○虞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始終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平水土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承故云續也○安成劉氏

○首章推本僖公所奉闕宮之祖上出於后稷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

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畀于牧

之野無貳無鷹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

厥幼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詩經卷之五 周書 卷之五 十三

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爾格
曰蔡節齋云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甘至於此○獲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也○南豐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與和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商天下推其宮受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其受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亦之語而言之過耳 厥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謂啓開宇居也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福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禘耳子叶獎理反多ツ友祀叶養里反

耳春秋匪鮮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致音改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

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高
其命魯公而封之也宋子曰小國之地不足於五
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知像父之類是
也○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錫之曰是禮
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錫之曰是禮記
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曰是禮記
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
里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
萬井萬井之法及小司徒之法通筭實占地方百里
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地雖有山川
氏曰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南山川
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
所謂錫之也若須句若顯史又皆魯之外是魯之
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遷妄為七百里
以九同井魯方百里者二四井附庸共為方百里者
三十四井魯方百里者二四井附庸共為方百里者

之得七百里其莊公之子其以閔公其一僖公知
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
公也安成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一年耳耳柔
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武過蓋也成王以周公有
矢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
以后稷牲用騂牲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上建
借郊祀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
堂常祀帝于皇祖謂羣公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
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
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安成劉氏
自伯禽封魯以至僖公
致敬郊廟而獲福也

詩經大雅三頌十五

○秋而戴鬻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

將毛包載鬻邊豋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

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壽作朋如

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

二之汁字一作於

設於秋將德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

特經大...

○公軍千乘朱英綠滕二不重号公徒三

盛者 釧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 盛之 釧器故曰釧也 羹木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然如房是半體者周語云却掃之事則有全丞王公立飲則有房丞親戚燕享則有餼丞謂全載萬舞牲體餼丞謂體解即折則房丞是半體可知 萬舞名震騰驚動也 曹氏曰不虧如日常盈如山常靜下皆三壽未詳 鄭氏曰三卿也 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之固 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祝其君臣同壽也 此章專言德公致也 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乘繩証反叶神陵反 滕徒登反 重直龍反 号叶姑弘反 縵息廉反 叶息陵反

萬貝曹朱綬丞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黃髮公民有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父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 千乘大國之賦也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壽音也 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

詩經卷之六 二 頌十五

十為成出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
無為古者制田百里為井十井為乘也包氏
以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
計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
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
士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
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
乘馬四疋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
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
推及五人合三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井
出車百乘積十同為一萬井始得出車千乘
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六千六百井餘一萬
有奇為方三百三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
會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
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註孟子以為
亦嘗以為地方百里朱英所以飾豕綠縑所以
里出車千乘矣

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
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八然大國之賦適滿千
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
已三軍為軍二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
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
曰三萬也軍谷嚴氏曰魯頃多夸大之詞曰千
貝為飾也朱綬所以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虫也
亦綵也謂以朱綵綴甲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
狄唐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氏曰僖四
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
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

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類如此○安成劉氏
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
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
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
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讀當不以辭害意
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
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
其才力以為用也雷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
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百壽保魯復
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祝頌
之辭若非祝頌之辭則僖公果萬有千歲乎○
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
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
其陰則齊二國龜蒙二山名盧陵羅氏曰郡國志
皆以爲望也泰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
蒙陰縣有蒙山謂龜山之北也論語說顓臾云
鄆諸龜陰之田謂蒙山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
言奄有○曹氏曰東蒙則龜蒙也大東極東也海
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也淮夷未同盟則淮浦諸夷在
邦近海之國也魯氏曰淮夷未同盟則淮浦諸夷在
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
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
皆期望之詞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七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
繹叶六灼反 宅叶連各反

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
貊叶莫博反

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 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
 曰地理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
 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 泰山龜蒙鳧繹魯之
 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音可以服從之
 國也 臨川王氏曰言魯之治東及于海邦南及于
 亦與貊 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磨龜蒙曰奄

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
 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八公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由也魯朝音宿之
 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
 以是願僖公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
 以是願僖公也 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
 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注成王

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令妻令善之妻
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揚之也
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
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
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
莊公夫人哀
姜之姊也
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蘇氏曰頭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
以保有其國也
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
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

尺叶尺約反補音角烏叶七約反

相叶通約反 度待諾反 尋是

尺松栢有焉蒞寢孔碩新廟奕奕斯斯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
縣新甫山
亦訓新廟僖公所修之廟
子魚也作者教護屬
教令工匠監護其事
屬付工役課其章程
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
民之望也
短而松之為椽楠者
者可知既成廟后之言其教護屬功謹其功役之人而曰

詩經卷之九

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
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
之事與篇首尾也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一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

均襟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新安胡氏曰竊謂閔宮是依微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
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

考亦遽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
殷武簡而嚴閔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
詩未謂與閔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
疑故黃氏以眉山蘇氏曰期望朱子以為頌禱
之辭也○而修舊廟起廢治其宴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
○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以正寢也毛鄭以閔
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閔公廟
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駟言牧

馬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
宮服則幾夷所棄之事猶為可棄也至於閔
宮則幾夫刻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
武與夫約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商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太戊而商道興而商道中宗太戊後三世至武丁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始即微子已封之子於宋建之為上公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盩音猪之野孔氏曰宋之封

域東至泗濱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

西至孟猪也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七世至戴公時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

至戴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

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

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孔氏曰

曰正考甫生孔父加叔如生木金父木金

父生初父初父夏生防叔防生木金父木金

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夏生叔梁紇紇生

之樂故有商頌是問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

享先王事又問是商頌時所人作之迫述往事以祀

其先王若商頌雖修於周尚質不應得文勢自

別商頌雖簡要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

何獨無乎或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所容也。巡守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不陳其詩。府亳州界。應天府今改歸德州。穎河南亳州。氏曰契封商。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隸州。毫從先王居。帝嘗都也。湯九世遷。徙居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后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簡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簡於宜反。才季。字。多。鞀音。鞀。鼓。簡。行。我。烈。祖。賦也。猗歎詞。那多。臨川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故嗟嘆而置陳也。廬陵歐陽氏曰。陳鞀與鼓。書曰。用簡簡和大也。行。苦。日。樂也。烈。祖。湯也。功。烈。之。祖。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滌其聲。樂三。關。反。苦。穴。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滌。記。郊。特。牲。注。曰。滌。也。安。成。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湯孫。主。祀。之。時。主。也。自。太。甲。以。下。指。者。何。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音。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

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湯孫。主。祀。之。時。主。也。自。太。甲。以。下。指。者。何。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音。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

且以泉何
非和平也
此四句雖
已是美意
然未便說
出至末二
句方吟其

所為齊者孔氏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
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而
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
足以及通之矣齊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采子
者如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親也祭之日入室儗然必有
若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親也祭之日入室儗然必有
見乎其位孔氏曰入室初入室儗然必有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曰入室初入室儗然必有
時必有棟息肅肅然如出戶而聽煥然必有
聞舉動容止之聲也孔氏曰入室初入室儗然必有
聞乎其歎息之聲孔氏曰入室初入室儗然必有
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儗然必有
日必有又曰儗然必有
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
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

堂上分歌
之樂非石
磬也

此火矣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
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慶源輔氏曰商人尚於
尚淵淵深遠也呼惠清亮也磬玉磬也孔氏
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
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
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臨川王穆穆美也
氏曰依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也安成劉氏曰
既言盛矣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
源輔氏曰穆穆厥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
其樂聲甚

庸鏞通毛氏曰大鞀鞀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庸鏞通毛氏曰大鞀鞀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漢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

詩經卷之五十五

考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懼
乎言皆悅懼也禮記朱氏曰湯孫奏假緩我思成
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灌於與
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王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
序豈天下未見於前代乎蓋上文言執鼓管籥作於
舞之各已見於前代乎蓋上文言執鼓管籥作於
數有差等耳今曰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
祭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時自入以下
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名也故如風有公庭萬
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所得同用之時自入以下
舞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時自入以下
舞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時自入以下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
國語魯語註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
馬父魯大夫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
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
可以誣泳便見得敬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不
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
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
先古也此其不敢專也

顧子承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承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

詩經卷之五十五

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稱於聲樂之間者所以重嘆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孔氏曰魯語

謬故就太師校之以邦為首其輯之亂曰

云去即此詩也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

亂辭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道達主祭者之意也歌

既載清酌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工自巳身而精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予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又周頌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也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我湯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有秩秩無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詩經大卷

十七

音勞 醜中庸作奏今從之言叶昂爭叶章反
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曹氏曰清酒資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

之調節也禮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成夙戒也

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訂音蓋

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朱子曰卿飲酒禮卿射禮

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佐熟也禮大夫禮

節曰不取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始也定即

戒平之謂也禮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

秦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駸耳無言無爭肅敬而

齊一也震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

會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

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

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盧陵歐陽

既載清酤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

耳而執事總無諠譁又不交侵其位以見在廟

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

耇之福也

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

疆

詩經大雅

卷之五

十一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鸞見載見篇
約軼錯衡也鸞在鑾門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
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七然聲和○安成劉氏
曰采芑作入鸞鸞上丞氏韓奕作入鸞鸞此詩
作鸞鸞載見曰條革有鸞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
慶源輔氏曰約軼錯衡八鸞鸞鸞言助祭溥廣
之諸侯則則專言先代之后耳亦其序也
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
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
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東萊呂氏曰豐年穰
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
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
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
祖考來享諸侯來助故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
神來至而能享也以則降福無疆矣
假來假其象亦然

顧予丞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
此口其尚顧予丞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盧陵彭氏曰上篇言執鼓
篇言清酌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
也○慶源輔氏曰則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
然人尚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饋之樂
商烈祖尚聲大抵商頌古難
歌辭烈祖而意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鳥反也孔氏曰燕色玄春分玄鳥降

詩經卷之五

高辛氏之妃有娥息容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馭遺
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
下事見史記孔氏曰文鳥至日以太牢祀郊禱計
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華谷嚴氏曰契
封於商後因以爲三代之業言生商謂生契也生
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
子孫詩言契生於知而後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
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羨契曰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美
宅居也殷地各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
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
有震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正治也域封境也眉
曰武王故此稱爲武湯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
域於四方之諸侯也○

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安成
詩推本商人於玄鳥於周民推本周人於帝
武此詩追叙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於周人於帝
叙后稷之生以及於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與亦本於天命也古帝
命武湯原湯之所與亦本於天命也古帝
言武湯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
於前無以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
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
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有叶發已反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始
在武丁孫子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華

嚴氏曰或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武丁高宗也鄭氏曰武丁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與故表顯之言商之先君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

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大糇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豐城朱氏曰

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受命不始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唯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心安土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四海來假來假初初景負維河殷受命咸

且牛何反 向豈何詳字

海叶虎有反

乘絕証反 糇大志反

宜百禄是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貴維河之義未詳或曰
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
有景毫之命是也負與下篇幅頓義同蓋言周也
河大何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曰
何謂擔負春秋傳作荷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
天之多福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
以後無有不履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
諸侯無不來王而至者初然衆多見商之所都
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
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

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

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三山李氏曰正猶書長乂也方四
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
謂周也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有城契之母
家也絕速如此○史記正義曰有城之北恐不應將
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深智不指著一人

也○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福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高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父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而幅幘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雷氏曰契雖未能有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震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也父矣下六句則皆述此句純言天之祥雖在於商也父矣○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定於商生於商之日必言有娥氏而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商之必言有娥氏而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所自出也

換叶必烈反

達叶他况反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曰國語云王勤商十四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帝昭注商頌亦以云為玄王是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盧陵歐陽氏曰書稱格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為黑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

詩經卷六

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方諸侯歸之明昭明子昭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
嘗中衰也震源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
則是有武德也能撥亂以治則其德既封為國君
既而武德又無所不宜又循禮法無或過之
大小而無所不宜又循禮法無或過之
所以為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
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孫相土之時則商益
以烈烈然光大大者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
截然齊整也此章又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遠聖敬曰

躋昭假逌逌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
命會也降猶生也逌逌父也祗音敬式法也九圍
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
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
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曰躋
反升廬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
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子曰湯工夫全
在敬字上者來大段不是一個修飾底人又曰成湯
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迹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
養制事以禮檢身有曰不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自新之
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
切以至昭格于天父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

之以為法於九州也震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觀無一息間斷故能昭格於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自祿是道練音求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也皆天子之所執也鄭氏曰王藻云笏天子以球也皆天子之所執也王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

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音如旗之繆為旒衆旒所著為繆何荷競強綈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適聚也震源輔氏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小然如旂旒之與繆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駿音俊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

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總音孔賦也小共大共駿龐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鄭意以王所執之大圭也。蘇氏曰共共通合。珙主大共為王所執之大圭也。蘇氏曰共共通合。珙取之所以下國皆於戎乎負載也。能寵也敷奏其勇。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新安胡。驟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龍寵也敷奏其勇。之意下國皆於戎乎負載也。能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疎懼也。震源輔氏曰駿。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駟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流義相類。皆是譬喻。維德厚者能進其武功。政。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進其武功。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政。震動不難。練即周頌所謂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無虞。不震不。不練荷天之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曹氏曰湯以武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湯雖秉鉞以敬為先。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藥旁生萌藥也。言一本生三藥也。本則。夏桀藥則常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常。彭姓。顧。昆吾。巴。紀。杞。姓。後。入。姓。已。姓。昆吾。顧。溫。則。商。滅。之。○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藥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曰截。

敢曷苞有三藥莫遂莫達九有有截擊常顧
湯蓮書作也。四苞反。藥五音反。叶五錫反。連叶他悅反。

者定于一初伐常次伐觀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
之謂也時用師之序如此震動不進蹀正並行而所謂臨事而慎也此與不
震動不進蹀正並行而所謂臨事而慎也此與不
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
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與桀天下莫能當也如此
安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葉安得不自然
以次而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

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
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

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
明是相士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伊尹
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于人心降于卿士謂輔
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
湯以成王道也○五○九○
也○阿○依○衡○平○伊○尹○
○五○九○
先○不○後○
也○此○章○
當○乎○夏○
也○使○之○
王○之○業○
天○命○之○
頌○成○湯○
則○湯○固○
享○於○先○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
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蘇氏曰大禘之
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
卿士伊尹益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
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
為禘祭之詩禮氏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
怡祭則群廟之主在焉而言祀事特詳未及
伊尹相湯嘗意其為禘祀宗廟而以阿衡配
食之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詩頌湯之與此
惟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
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

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

數五教

捷彼殷武捷他達反奮伐荆楚采而視反采入其阻衰蒲侯反哀荆之旅毛口

有截其所緒象呂反湯孫之緒

賦也捷疾貌曹氏曰言其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
哀聚湯孫謂高宗神速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
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
伐其國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
以討之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慮高宗所
世不知楚君何人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
曹氏曰楚蓋荆州之楚地故

或謂之荆楚猶商於殷是也。○韋谷嚴氏曰：解
 顯新語云：或謂成王治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
 午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
 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荆州
 即荆楚也。又有荆楚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
 別荆楚耳。孰謂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
 周始有荆楚哉？
 截然齊一皆宗之功也。○慶源輔氏曰：據彼殷武言
 荆楚知所怒也，深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荆之旅，不
 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
 其所以為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
 宗易既濟九三爻傳曰：天下之事既濟而後，伐暴
 歟。亂也。三年而克之，事之至難也。○豐城朱氏曰
 自占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維衰亂之
 後，內之則法度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外，則安能
 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
 殷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
 無愧於高宗是已。信乎其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

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曹氏曰：漢志龍西域有
 之屬也。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
 媿音綽。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
 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蘇氏曰
 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曰
 居河洛之間則昔成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
 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貢楚之義。

詩正六卷 二頁 一五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

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 多辟 諸侯也 來辟 來主也 適 適通 言天命 諸侯各建都邑 于禹所治之地 禹 設都則多辟 雖受封於天子 實天所命也 益稷云 禹 設都則多辟 雖受封於天子 實天所命也 益稷云 禹 設都則多辟 雖受封於天子 實天所命也 益稷云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潛不濫不敢怠

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 監視 嚴威也 借賞之差也 濫 刑之過也 遑 暇

禮而嚴解也 朱子曰 頌中有全篇 句是 殷武之類 無兩句 不是韻到稼穡匪解 是 句 前章分章全曉 不得其細 讀之 始知 是 欠了 而歲事之共 尤不可不奉之 立 幽其 始 雖 本 於 天 命 之 辭 乃 其 兢 惕 戒 似 不 誠 所 以 奉 命 觀 勿 予 禍 遣 君 國 子 民 之 本 也 蓋 君 國 子 民 之 道 莫 先 於 稼 穡 而 農 事 之 不 脩 則 國 用 之 不 給 上 無 以 供 朝 貢 而 盡 臣 職 內 無 以 供 祭 祀 而 盡 孝 道 故 野 不 闢 則 天 子 巡 狩 而 責 讓 加 焉 稼 穡 匪 解 則 朝 貢 祭 祀 無 不 有 以 供 歲 事 之 常 其 得 免 於 罪 愆 宜 矣

子... 賦也 監視 嚴威也 借賞之差也 濫 刑之過也 遑 暇

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爲視听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以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豐城朱氏曰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不敢怠違。○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

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言谷駸氏

取正於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三山李氏曰善云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何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慶源輔氏曰商之都亳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於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爲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

虞松栢有樾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叶連反 叶胡員反 斷音短 斲音角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景毫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慶亦截也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栢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墨取方正而劉削之以松爲椽栢有栢然而長以有閑然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慶源輔氏曰林植之美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畧同蓋俱爲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乎○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廟蓋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

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可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昭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宗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群昭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群昭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群昭群穆于武世室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張子曰商頌之詞粹○

氏曰常聞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
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先祭之意
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章非周頌也而其鋪
叙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稷
相土公劉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城姜嫄契稷
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
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
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於聲樂之間也

詩經大全十五卷終

大尾

大尾

